月移是舒不當概目為陳腐也

老學庵筆記卷第八

宋山陰陸務觀

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至慶曆後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為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語曰。蘇文熟。喫斧肉。蘇文生。喫菜羹。

蜀人見人物之可誇者。則曰嗚呼。可鄙者。則曰噫嘻。

國家圖書館藏

毛刻本此條兩有張邦昌一條已略

豈即万俟元忠耶

秦丞相晚年權尤重常有數卒皂衣持挺立府門外行路過者稍顧視謦欬皆呵止之嘗病告一二日執政獨對既不敢宅語惟盛推秦公勲業而已明日入堂忽問曰聞昨日奏事甚久執政惶恐曰某惟誦太師先生勲德曠世所無語終即退實無宅言秦公嘻笑曰甚荷盍已嗾言事官上章執政甫歸閤子彈章副本已至矣其忮刻如此

興元城固縣產礬石不可勝計與凡土石無異雖數十百檐亦可立取然其性酷烈有大毒非置瓦窪中煅三過不可用然猶動能害人尤非宅金石之比千金有一方用礬石輔以乾薑烏頭之類名甸奴露宿丹其酷烈可想見也

陰平在今文州有橋曰陰平淳熙初爲郡守者大書立石於橋下曰鄧艾取蜀路過者笑之 以爲鑿可也

建炎三年春車駕倉卒南渡駐蹕于杭有侍臣召對者既對所陳劄子首曰恭惟陛下歲二月東巡守至于錢塘呂相願浩見之笑曰秀才家識甚好惡

淳熙中黃河決入汴梁宋聞讙言謂之天水來天水

國姓也遺民以爲國家恢復之兆

史魏公自少保夫轉而至太師中間近三十年福壽康寧本朝一人而已文潞公自司空四轉蔡太師自司空三轉秦太師自少保兩轉而已

鄭康成自爲書戒子益恩其末曰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此正孟子所謂父子之間不責善也蓋不責善非不示以善也不責其必從耳陶淵明命子詩曰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用康成語也

自唐至本朝中書門下出勑其勑字皆平正渾厚元豐後勑出尚書省亦然崇寧間蔡京臨平寺額作險勁體來長而力短省吏始効之相誇尚謂之司空勑亦曰蔡家勑蓋妖言也京敗言者數其朝京退送及公主改帝姬之類偶不及蔡家勑故至今勑字蔡體尚在

東坡海外詩云夢中時見作詩孫初不解在蜀見蘇山藏公墨迹疊韻竹詩後題云寄作詩孫符乃知此句爲仲虎發也

紹興末謝景思守括蒼司馬季思佐之皆名伋劉季高以書與景思曰公作守司馬九作倅想郡事皆如律令也聞者絕倒

東坡牡丹詩云一朶妖紅翠欲流初不曉翠欲流爲何語及遊成都過木行街有大署市肆曰郭家鮮翠紅紫鋪問土人乃知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東坡盆用鄉語云蜀人又謂糊窻爲涅窻花藥夫人宮詞云紅錦涅窻遶四廊非曾遊蜀亦所不解

東坡先生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有云皐陶爲士將殺人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梅聖俞爲小試官得之以示歐陽公公曰此出何書聖俞曰何須出處公以爲皆偶忘之然亦大稱歎初欲以爲魁終以此不果及揭牓見東坡姓名始謂聖俞曰此必有所據更恨吾輩不能記耳及謁謝首問之東坡亦對曰何須出處乃與聖俞語合公賞其豪邁太息不已

宋白尚書詩云風騷墜地欲成塵春鎌南宮入試頻三百俊才衣似雪可憐無個解詩人又云對花莫

王制三公黜之成告於王三三又細注第刑坡文點化其意先生長者之前故敬也耳辭每人直謂不須出處便用古夢矣此意記前人事在之世行見主張整條於閣上

聲如學薛祈昌者

道渾無過曾爲常人舉好詩大抵宋詩雖多疵類而語意絶有警拔者故其自負如此

白樂天詩云四十眷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爲州司馬三見歲重陽本朝太宗時宋太素尚書自翰死謫鄜州行軍司馬有詩云鄜州軍司馬也好畫爲屏又云官爲軍司馬身是謫僊人盖此音司字作入聲讀

故事謫散官雖別駕司馬皆封賜如故故宋尚書在鄜時詩云經時不巾櫛慵更佩金魚東坡先生在儋耳亦云鶴髮驚全白犀圍尚半紅是也至司户參軍則奪封賜故世傳寇萊公謫雷州借録事參軍録袍拜命袍短纔至膝又予少時見王性之曾夫人言曾丞相謫廉州司户亦借其姪緑袍拜命云

紹興十六七年李莊簡公在藤州以書寄先生有曰某人汲汲求少艾求而得之自謂得計今成一聚柘骨世尊出來也救他不得一聚柘骨出神僊傳老子篇某人者前執政留守金陵暴得疾卒故云

此与前奏正相一年五月也

今渭南文集中曾文清墓誌宗獻此事弘編集時夫其初蒙五仙石本為獨耶

張邦昌既死有旨月賜其家錢十萬於所在州勘支曾文清公爲廣東漕取其劵繳奏曰邦昌在古法當族誅今貸與之生足矣乃加横恩如此不知朝廷何以待伏節死事之家詔自今勿與予錢文清墓載此事甚詳及刻石其家乃削去至今以爲恨

韓魏公罷政以守司徒兼侍中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公累章牢辭至以爲恐開大臣希望僭忒之階遂改淮南節元豐間文潞公亦加兩鎮引魏公事辭卒亦不拜紹興中張俊韓世忠乃以捍虜有功拜兩鎮俄又加三鎮二人皆武人不知辭當士大夫爲之語曰若加一鎮即爲四鎮如朱全忠矣柰何

明皇時王忠嗣以青兼四鎮

大駕初駐蹕臨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賈輻輳又創立官府扁牓一新好事者取以爲對曰鈴轄諸道進奏院詳定一司勑令所王防禦契聖眼科陸官人遇僊風藥乾濕脚氣四斤丸偏正頭風一字散三朝御裹陳忠翊四世儒醫陸大丞東京石朝議女婿樂駐洎藥鋪西蜀費先生外甥冠保義封肆

如此凡數十聯不能盡記

高廟謂端硯如一段紫玉瑩潤無瑕乃住何必以眼爲貴耶晁以道藏硯必取玉斗樣喜其受墨瀋多也每日硯若無池受墨則墨亦不必磨筆亦不須墨惟可作枕耳

呂吉甫問客蘇子瞻文詞似何人客揣摩其意荅之曰似蘇秦張儀呂笑曰秦之文高矣儀固不能望子瞻亦不能也徐自誦其表語云面折馬光於講筵廷辨韓琦之奏疏甚有自得之色客不敢問而退

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爲冬住與歲除夜爲對盆閙音也予讀太平廣記二百四十卷有盧項傳云是夕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詩唐風日月其除除音直慮反則所謂冬住者冬除也盍陳氏傳其語而失其字耳白樂天集中有冬至夜詩盧延讓集亦有冬除夜詩

老杜寄薛三郎中詩云上馬不用扶每扶必怒瞋東坡送喬仝詩云上山如飛瞋人扶皆言老人也盍老人諱老故爾若少壯者扶與不扶皆可何瞋之

有

宣和末有巨商捨三萬緡裝飾泗州會照塔煥然一新建炎中商歸湖南至池州大江中一日晨興忽見一塔十三級浮水上南來金碧照耀而隨波傾颭若欲倒者商舉家及舟師人人見之皆驚怖謝佛既漸近有僧出塔下舉手揖曰元是裝塔施主船淮上方大災大師將塔往海東行化去語未竟忽大風作塔去如飛遂不見未幾乃聞塔廢於火舒州僧廣勤與商船同行親見之 丞無此事

段成式酉陽雜俎言楊州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沈存中以謂大抵塔有影必倒予在福州見萬壽塔成都見正法塔蜀州見天目塔皆有影亦皆倒也然塔之高如是而影止三二尺纖悉皆具或自天窻中下或在廊廡間亦未易以理推也

唐彥猷硯錄言青州紅絲石硯覆之以匣數日墨色不乾經夜即其氣上下蒸濡肴於匣中有如雨露又云紅絲硯必用銀作匣凡石硯若置銀匣中即

未乾之墨氣蒸上騰其墨乃著盒上久之盒上之墨復滴硯中亦不必經夜也銅錫皆然而銀尤甚雖漆匣亦時有之但少耳彥猷貴重紅絲硯以銀爲匣見其蒸潤而未嘗試它硯也

賀方回狀貌奇醜色青黑而有英氣俗謂之賀鬼頭喜校書朱黃未嘗去手詩文皆高不獨以長短句也潘邠老贈方回詩云詩束牛腰藏舊稾書訛馬尾辨新讐有二子曰房曰廩於文房從方廩從回盒禹父字於二子名也

翟耆年字伯壽父公巽參政之子也能清言工篆及八分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裴一日往見許顗彥周彥周　髻看犢鼻褌躡高屐出迎伯壽愕然彥周徐曰吾晉裴也公何怪

元祐七年哲廟納后用五月十六日法駕出宣德門行親迎之禮初道家以五月十六日爲天地合日夫婦當異寢違犯者必夭死故世以爲忌當時太史選定乃謂人主與后猶天地也故特用此日將降詔矣皇太妃持以爲不可上亦疑之宣仁獨以

為此語俗忌耳非典禮所載遂用之其後詔獄既興宦者復謂若廢后可弭此禍上意亦不可回矣政和以後斜封墨勑盛行乃有以寺監長官視待制者大抵皆以非道得之晁叔用以謂視待制可對如夫人盦為清議貶黜如此又往往以特賜金帶朝路混淆然猶以舊制不敢坐狨故當時謂橫金無狨韉與閤門舍人等耳

聶山胡直孺同為都司一日過堂從容為蔡京言道流之橫京慨然曰君等不知耳淫侈之風日熾姑以齋醮少間之不覺計此曹也京之善文過如此

蔡京賜第宏敞過甚老疾畏寒幕帟不能禦遂至無設牀處惟撲水少低間架亦狹乃即撲水下作卧室

秦熺作狀元時蔡京親吏高揀猶在謂人曰看他秦太師吾主人乃天下至繆漢也揀當蔡氏盛時官至拱衛大夫領青州觀察使靖康臺評所謂厮養官為橫行是也有王俞者與之同列官亦相等靖康間俞停廢揀猶以武功大夫為浙東副總管遂

撲水

放翁為秦熺所辯借蔡氏家奴之口以秦罪歸於蔡耳

蔡氏高之

少述即同學一首別子固中而倩云云也

北人畜產子曰將孳則將字之意異耶

終其身不復梳削議者亦置之或自有由也

沈存中辨雞舌香爲丁香疊疊數百言竟是以意度之惟元魏賈思勰作齊民要術第五卷有合香澤法用雞舌香注云俗人以其似丁子故謂之丁子香此最的確可引之證而存中反不及之以此知博洽之難也

顏延年作靖節徵士誄云徽音遠矣誰箴予闕王荆公用此意作別孫少述詩予今去此來何時後有不可誰予規青出於藍者也

先君讀山谷乞猫詩歎其妙晁以道侍讀在坐指關道貍奴將數子一句問曰此何謂也先君曰老杜云蹔止啼烏將數子恐是其類以道笑曰君果誤矣乞猫詩數字當音色主反數子謂猫狗之屬多非一子故人家初生畜必數之曰生幾子將數子猶言將生子也與杜詩語同而意異以道必有所據先君　當時偶不叩之以爲恨

翟公巽參政靖康初召爲翰林學士過泗州謁僧伽像見鬚忽湧出長寸許問他人皆不見怪之一僧

唐人學問如此者多

在旁曰公雖召還恐不久復出公扣之曰鬚出者須出也果驗

唐人詩中有曰無題者率孟酒狎邪之語以其不可指言故謂之無題非直無題也近歲呂居仁陳去非亦有曰無題者乃與唐人不類或直亡其題或有所避其實失於不深考耳

翟公巽參守會稽日命工塑真武像既成熟視曰不似不似即日毀之別塑今告成觀西廡小殿立像是也道士賀仲清在傍親而不敢問

趙六未諦

古所謂揖但舉手而已今所謂喏乃始於江左諸王方其時惟王氏子弟爲之故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諸王何如荅曰見一群白項烏但聞喚啞啞聲即今喏也

荆公詩云閉戶欲推愁愁終不肯去劉賓客詩云與老無期約到來如等閑韓舍人子蒼取作一聯云推愁不去還相覓與老無期稍見侵此古句盎盎工矣 稍兄侵三字未安色下且

四月十九日成都謂之浣花遨頭宴于杜子美草堂

稍兄侵三字用柳子厚覓嘉詩不當獻疑之平

四月十九日

本睿見浣花日雨

東宮太狀用左坊印

滄浪亭傾城皆出錦繡夾道自開歲宴遊至是而止故最盛於宅時予客蜀數年屢赴此集未嘗不晴蜀人云雖戴白之老未嘗見浣花日雨也

明州護聖長老法楊藏其祖鄭舍人向所得仁廟東宮日回賀歲旦書稱皇太子某狀用太子左春坊之印舍人是時猶爲館職也

湯岐公初秉政偶刑寺奏牘有云生人娼者高廟問此有法否秦益公云法中有夫婦人與無夫者不同上素喜岐公顧問曰古亦有之否岐公曰古法有無臣所不能記然生人婦之語蓋出三國志楚王幾傳上大驚乃笑曰卿可謂博記矣益公陰忌獨謂岐公純篤不忌也

臣所錄已者妻嫁所送生人婦之語

北方民家吉凶輒有相禮者謂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韓魏公自樞密歸鄴赴一姻家禮席偶取盤中一荔支欲啗之白席者遽唱言資政喫荔支請衆客同喫荔支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復取白席者又曰資政惡發也却請衆客放下荔支魏公爲一笑惡發猶云怒也

宋謂未預朝謁者京官以別外朝官

唐自相輔以下皆謂之京官言官于京師也其長參者曰常參官未常參者曰未常參官國初以常參官預朝謁故謂之升朝官而未預者曰京官元豐官制行以通直郎以上朝預宴坐仍謂之升朝官而按唐制去京官之名凡條制及吏牘止謂之承務郎以上然俗猶謂之京官

丞郎謂左右丞六曹侍郎侍郎者非指中書門下侍郎者非

唐所謂丞郎謂左右丞六曹侍郎也尚書雖序左右丞上然亦通謂之丞郎猶今言侍從官也俗又謂之兩制指內制而言然非翰苑西掖亦曰兩制正如丞郎之稱契丹僭號有高坐官亦侍從之比坐字本犯御嫌名或謂丞郎爲左右丞中書門下侍郎亦非也

御諱名似是坐字

唐高祖實錄武德二年正月甲子下詔曰釋典微妙淨業始於慈悲道教冲齊至德去其殘暴況乎四時之禁毋伐麛卵三驅之禮不取順從盍欲敦崇仁惠蕃衍庶物立政經邦咸率斯道朕祗膺靈命撫遂群生言念亭育無忘鑒察殷帝去網庶踵前修齊王捨牛實符本志自今每年正月五月九月

十直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殺此三長月斷屠殺之始也唐士大夫如白居易輩盡有遇此三齋月杜門謝客專延緇流作佛事者今法至此月亦減去食牟錢盡其遺制

老學庵筆記八卷終

老學庵筆記卷第九

宋山陰陸務觀

蜀父老言王小腲之亂自言我士鍋村民也豈能覇一方有李順者孟大王之遺孤初蜀亡有晨興過摩訶池上者見錦箱錦衾覆一襁褓嬰兒有片紙在其中書曰國中義士爲我養之人知其出於宮中因收養焉順是也故蜀人惑而從之未幾小腲戰死衆推順爲主下令復姓孟及王師傳城城且破矣順忽飯城中僧數千人以祈福又度其童子

亦數千人皆就府治削髮僧衣晡後分東西兩門出出盡順亦不知所在盒自髡而遯矣明日王師入城捕得一髯士狀頗類順遂誅之而實非也有帶御器械張舜卿者因奏事密言臣聞順已逸去所獻首盒非也太宗以爲害諸將之功叱出將斬之已而貸之亦坐免官及眞廟天禧初順竟獲於嶺南初欲誅之於市且令百官賀呂文靖爲知雜御史以爲不可但即獄中殺之人始知舜卿所奏非妄也蜀人又謂順逃至荆渚入一僧寺有僧熟視曰汝有異相當爲百日偏霸之主何自在此汝宜急去今年不死尚有數十年壽亦可怪也又云方順之作有術士折順名曰自一百八日有西川耳安能久也如期而敗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平太原降爲幷州廢舊城從州城西北三百里亦形勝之地本名故軍又嘗爲唐明鎭有晉文公廟甚盛平太原後三年帥潘美奏乞以爲幷州從之於是徙晉文公廟以廟之故趾

爲州治又徙陽曲縣於三交而榆次復爲縣國史所載頗略方承平時太原爲大鎮其興廢人人能知之故史亦不備書今陷沒幾七年遂有不可詳者矣

唐小說載有人路逢奔馬入都者問何急如此其人答曰應不求聞達科本朝天聖中初置賢良方正等六科許少卿監以上奏舉自應者亦聽俄又置高蹈丘園科亦許自於所在投狀求試時以爲笑予少時爲福州寧德縣主簿提刑樊茂實以職狀舉予曰有聲於是不求聞達後數月再見之忽問曰何不來取奏狀予笑答之曰恐不稱舉詞故不敢茂實亦笑顧書吏促發奏然予竟不投也

成都士大夫家法嚴席冐行范氏自先世貧而未仕則賣白龍丸一日得官止不復賣城北郭氏賣藥亦然皆不肯爲市井商賈或舉貨營利之事又士人家子弟無貧富皆着蘆心布衣紅勒帛狹如一指大稍異此則共嘲笑以爲非士流也

周禮蟈氏注云蟈今御所食蛙也漢書霍光傳亦有

丞相擅減宗廟羹菀盡此何等物而漢人以供玉食及宗廟之薦耶古今事不同如此

眞宗御集有苑中賞花詩十首內一首龍柏花李文饒平泉山居草木記有藍田之龍柏宋子京又有眞珠龍柏詩劉子儀晁以道朱希眞亦皆有此作予長於江南未嘗見也或云本出鄜坊間

舒煥堯文東坡公客建炎中猶在有子爲湖南一縣尉遇盜堯文年九十矣憂悸得病而卒

陳無巳子豐詩亦可喜晁以道集中有謝陳十二郎詩卷是也建炎中以無巳故特命官李鄴守會稽來從鄴作攝局鄴降虜豐亦被繫纍而去無巳之後遂無在江左者豐亦不知存亡可哀也

劉道原壯輿再世藏書甚富壯輿死無後書錄於南康軍官庫後數年胡少汲過南康訪之已散落無餘矣

行在百官以祠事致齋於僧寺多相與徧遊寺中因遊傍近園館或齋於道宮亦然按張文昌僧寺宿齋詩云晚到金光門外寺寺中新竹隔簾多春宮

擁字六朝人多用之

禁與僧相見院院開門不得過乃知唐齊禁之嚴如此今律所云非祀事悉禁是也

韓子蒼詩喜用擁字如車騎擁西疇船擁清溪尚一樽之類出於唐詩人錢起城隅擁歸騎也

政和神霄玉清萬壽宮初止改天寧萬壽觀爲之後別改宮觀一所不用天寧若州城無宮觀即改僧寺俄又不用宮觀止僧寺初通撥賜產千畝已而豪奪無涯西京以崇德院爲宮據其產一萬二千畝債舍錢園利錢又在其外三泉縣以不頴州特置已而凡縣皆改一僧寺爲神霄下院駸駸日張至宣和末方止

天下神霄皆賜威儀設於殿帳座外面南東壁從東第一架六物曰錦繖曰絳節曰寶盆曰珠幢曰五明扇曰旌從東第二架六物曰絲拂曰旛曰鶴扇二曰金鉞曰如意西壁從東第一架六物曰如意曰玉斧曰鶴扇二曰旛曰絲拂西壁從東第二架曰旌曰五明扇曰珠幢曰寶盆曰絳節曰錦繖東南經兵火往往不復在蜀中多徙於天慶觀聖祖

已酉於內府見一玉斧殺齊人所執玉威治如作不似三代器亦此類也

殿今猶有存者

神霄以長生大君青華帝君爲主其次曰蓬萊靈海帝君西元大帝君東井大帝君西華大帝君清都大帝君中黃大帝君又有左右僚伯東西臺吏二十有二人繪於壁又有韓君丈人祀於側殿曰此神霄帝君之尚賓也其說皆出於林靈素張虛白劉棟

天禧中以王捷所作金寶牌賜天下至宣和末又以方士劉知常所鍊金輪頒之天下神霄宮名曰神霄寶輪知常言其法以水鍊之成金可鎮分野兵饑之災時宣和七年秋也遣使押賜天下太常方下奉安寶輪儀制而虜寇已渡矣

康氏三世死國事

本朝康保裔真廟時爲高陽關都部署契丹入寇戰死祖志忠後唐明宗時討王都戰死父再遇太祖時爲將討李筠戰死三世皆死國事

天聖初宋元憲公在場屋日夢魁天下故事四方舉人集京師當入見而宋公姓名偶爲衆人之首禮部奏舉人宋郊等公大惡之以爲夢徵止此矣然

恨時無言官痛論之

其後卒爲大魁紹興初張子韶亦夢魁天下比省試類牓坐位圖出其第一人則張九成也公殊快快及庭試唱名亦冠多士與元憲事正同

王冀公自金陵召還不降詔止於茶藥合中賜御飛白王欽若三字而中使口傳密旨冀公即上道至國門輔臣以下皆未知政和中蔡太師在錢塘一日中使賜茶藥亦於合中得大玉環徑七寸色如截肪京拜賜即治行後二日詔至即日起發二事略相似然非二人者必無此事也

孫策傳張津常著絳帕頭帕頭者巾幘之類猶今言幞頭也韓文公云以紅帕首已爲失之東坡云絳帕蒙頭讀道書增一蒙字其誤尤甚

貴臣有疾宣醫及物故勑葬本以爲恩然中使挾御醫至凡藥必服其家不敢問盍有爲醫所誤者勑葬則喪家所費至傾竭貲貨其地又未必善也故都下諺曰宣醫納命勑葬破家慶曆中始有詔降指揮勑葬而其家不願者聽之西人云姚麟勑葬乃絕地故其家遂衰

范文正公喜彈琴然平日止彈履霜一操時人謂之

范履霜

韓子蒼和錢遜叔詩云叩門忽送銅山句知是賦詩人姓錢盍唐詩人錢起賦詩以姓爲韻有銅山許鑄錢之句

撫州紫府觀眞武殿像設有六丁六甲神而六丁皆爲女子像黃次山書殿牓曰感通之殿感通乃醴泉觀舊名（至和二年十二月賜名）而像設亦醴泉舊制也

東坡先生在中山作戚氏樂府詞最得意幕客李端叔跋三百四十餘字敘述甚備欲刻石傳後爲定武盛事會謫去不果今乃不載集中至有立論排詆以爲非公作者識眞之難如此哉

予在成都偶以事至犀浦過松林甚茂問馭卒此何處荅曰師塔也盍謂僧所葬之塔於是乃悟杜詩黃師塔前江水東之句

南朝詞人謂文爲筆故沈約傳云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又庾肩吾傳梁簡文與湘東王書論文章之弊曰詩旣若此筆又如之又

曰謝眺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任昉傳又有沈詩任筆之語老杜寄賈至嚴武詩云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杜牧之亦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以倩麻姑癢處抓亦襲南朝語爾往時諸晁謂詩爲詩筆亦非也

東蒙盍終南山峯名杜詩云故人昔隱東蒙峯已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皆長安也种明逸東蒙新居詩亦云登遍終南峯東蒙最孤秀南士不知故注杜詩者妄引顓臾爲東蒙主以爲魯地

紹興初程氏之學始盛言者排之至譏其幅巾大袖胡康侯力辨其不然曰伊川衣冠未嘗與人異也張文潛元祐初贈趙景平主簿詩曰明道新墳艸已春遺風猶得見門人定知魯國衣冠異盡載林宗折角巾則是自元祐初爲程學者幅巾已與人異矣衣冠近古正儒者事譏者固非辨者亦未然也

晁氏世居都下昭德坊其家以元祐黨人及元符上

籍記不許入國門者數人川道其一也嘗於鄭洛道中遇降羌作詩云沙場尺筆蹇羌渾玉陛俱承雨露恩自笑百年家鳳闕一生腸斷國西門方是時士大夫失職如此安得不兆亂乎

鄭仲夫喜作詩多至數千篇謫英州遇赦得歸有句云未言路上舟車費尚欠城中酒藥錢絕似王元之也

元祐初蘇子由爲戶部侍郎建炎都水監本三司之河渠案將作監本三司之修造案軍器監本三司之胄案三司今戶部而三監乃屬工部請三監皆兼隸戶部凡有所爲戶部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寡而工部任其工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朝廷從其言爲立法及紹聖中以爲害元豐官制罷之建中靖國中或欲復從元祐已施行矣時豐相之爲工部尚書獨持不可曰設如都水監塞河軍器監造軍器而戶部以爲不可則已矣若以爲戶部則併任其事可也今若戶部吝其費裁損之乃令工部任河之決塞器之利鈍爲工部者不亦難乎

相之論是子由徒爭事體統而忘彼此牽制之害也

議遂寢相之本主元祐政事者然其言公正不阿如此可謂賢矣

徽宗嘗乘輕舟泛曲江有宮嬪持寶扇乞書者上攬筆亟作草書一聯云渚蓮參法駕沙鳥犯鈎陳俄復取筆塗去犯鈎陳三字曰此非佳語此聯實李商隱陳宮詩亦不祥也李耕道云

東坡在黃州時作西捷詩曰漢家將軍一丈佛詔賜天開八尺龍露布朝馳玉關塞捷烽夜到甘泉宮似聞指麾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放臣不見天顏喜但覺草木皆春容一丈佛者王中正也以此詩爲非東坡作耶氣格如此孰能辨之以爲果東坡作耶此老豈譽王中正者蓋刺之也以三百篇言之君子偕老是矣（拾遺詩中故多刺意味落句自見也）

南朝謂北人曰傖父或謂之虜父南齊王洪軌上谷人事高帝爲青冀二州刺史勵清節州人呼爲虜父使君今蜀人謂中原人爲虜子東坡詩久客厭虜饌是也因目北人仕蜀者爲虜官晁子止爲三榮守民有訟資官縣尉者曰縣尉虜官不通民情

子止爲窮治之果負寃民既得直拜謝而去子止笑諭之曰我亦虜官也汝勿謂虜官不通民情聞者皆笑

紹興末予見陳魯公留飯未食而楊郡王存中來白事魯公留予便坐而見之存中方不爲朝論所與予年少意亦輕之趨幕後聽其言會魯公與之言及邊事存中曰士大夫多謂當列兵淮北爲守淮計即可守因圖進取中原萬一不能支即守大江未晚此說非也士惟氣全乃能堅守若俟其敗北則士氣已喪非特不可守淮亦不能守江矣今我大江之險以老彼師則有可勝之理若我師克捷士氣已倍彼奔潰不暇然後徐進而北則中原有可取之理然曲折尚多兵豈易言哉予不覺太息曰老將要所長然退以語朝士多不解也

東坡在嶺海間最喜誦陶淵明栁子厚二集謂之南遷二友予讀宋白尚書玉津雜詩有云坐卧將何物陶詩與栁文則前人盍有與公暗合者矣

淮北殘破無堅城積粟加之步馬不敵南渡事勢與孫吳六朝不同存中語乃老謀也

凌霄花未有不依木而能生者惟西京富鄭公園中

一株挺然獨立高四丈圍三尺餘花大如盃旁無所附宣和初景華苑成移植於芳林殿前畫圖進御此未足奇

政和宣和間妖言至多織文及纈帛有遍地桃冠有金桃香有佩香曲有賽兒而道流爲公卿受籙議者謂桃者逃也佩香者背鄉也賽者塞也籙者戮也蔡京書神霄玉清萬壽宮及玉皇殿之類玉字旁一點筆勢險急有道士觀之曰此點乃金筆而鋒芒侵王豈吾教之福哉侍晨李德柔勝之親聞其言嘗以語先君又林靈素詆釋教謂之金狄亂華當時金狄之語雖詔令及士大夫章奏碑版亦多用之或以爲靈素前知金賊之禍故欲廢釋氏以厭之其實亦妖言耶

近世士大夫多不練故事或爲之語曰上若問學校法制當對曰有劉士祥在問典禮因革當對曰有齊聞韶在士祥聞韶金國子監太常寺老吏也史院吏有竊議史官者曰史官筆削有定本箇箇一樣或問何也曰將吏人編出日曆中臣僚上言字

國家故事有齊劉

塗去上字其後奉聖旨依字亦塗去而從旁注從之二字即一日筆削了矣

政和後道士有賜玉方符者其次則金方符長七寸闊四寸面爲符背鑄御書曰賜某人奉以行教有違天律罪不汝貸結於當心每齋醮則服之會稽天寧萬壽觀有老道士盧浩眞者嘗衣金符之賜予少時親見之

世傳唐呂府君勑葬碑呂名惠恭僧大濟之父大濟代宗時內道場僧也官至殿中監故惠恭贈官爲兗州刺史而官爲營葬宣和中會稽天寧觀道士張若水官爲蘂珠殿校籍贈其父爲朝奉大夫母封宜人嘗見其母贈告云嘉其教子之勤寵以宜家之號詩人林子來亦有贈道官萬大夫焚黃詩然二人者品秩猶未高若林靈素以侍晨恩數視執政則贈官必及三代矣大抵當時道流濫恩不不可勝載中更喪亂史皆不得書此偶因事見之耳

北都有魏博節度傳使田緒遺愛碑張弘靖書何進

滔德政碑栁公權書皆石刻之傑也政和中梁左丞子美爲尹皆毀之以其石刻新頒五禮新儀

近世名士李泰發光一字泰定晁以道說之一字伯以潘義榮良貴一字子賤張全眞守一字子固周子充必大一字洪道茜國器燁一字仲蒙林黃中栗一字寬夫朱元晦熹一字仲晦人稱之多以舊字其作文題名之類必從後字後世殆以爲疑矣

王荆公熈寧初召還鑾苑初侍經筵之日講禮記魯參易簀一節曰聖人以義制禮其詳見於牀笫之間君子以仁行禮其勤至於垂死之際姑息者且止之辭也天下之害未有不由於且止者也此說不見於文字予得之於從伯父彥遠

古經不當有所訓釋紘初侍經筵進講易簀是二其立異鈞名之端耳

老學庵筆記卷第九終

宋劉長卿集下注思必切按此音亦今吳語有之何獨北人

老學庵筆記卷第十

宋山陰陸務觀

世多言白樂天用相字多從俗語作思必切如爲問長安月如何不相離是也然北人大抵以相字作入聲至今猶然不獨樂天老杜云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亦從入聲讀乃不失律俗謂南人入京師效北語過相藍輒讀其牓曰大厮國寺傳以爲笑

中貴楊戩於堂後作一大池環以廊廡扃鐍周密每

張蓉皆有天魔之祝戰輩可知

浴時設浴具及澡豆之屬於池上乃盡屏人躍入池中遊泳率移時而出人莫得窺然但謂其性喜浴於池耳一日戰獨寢堂中有盜入其室忽見床上乃一蝦蟆大可一床兩目如金光彩射人盜爲之驚仆而蝦蟆已復變爲人乃戰也起坐握劒問曰汝爲何人盜以實對戰擲一銀香毬與之曰念汝迫貧以此賜汝勿爲人言所見也盜不敢受拜而出後以宅事繫開封獄自道如此

廟諱同音署字常恕反樹字殊遇反然皆諱避則以爲一字也北史杜弼傳齊神武相魏時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取署字子炎讀署爲樹神武怒其犯諱杖之則署與樹音不同當時雖武人亦知之而今學士大夫乃不能辨方嘉祐治平之間朝士如宋次道蘇子容輩皆精於字學亦不以爲言何也

東坡素知李廌方叔方叔赴省試東坡知舉得一卷子大喜手批數十字且語黃魯直曰是必吾李廌也及折號則章持致平而廌乃見黜故東坡山谷

致平有與東坡書載中晁陽步中文

皆有詩在集中初薦試罷歸語人曰蘇公知舉者之文必不在三名後及後黜薦有乳母年七十大哭曰吾兒遇蘇內翰知舉不及第宅日尚奚望遂閉門睡至夕不出發壁視之自縊死矣薦果終身不第以死亦可哀也歐梅共事而得穎公穎黃共事而失方外如人文中雞

楊文公云豈期遊岱之魂遂協生桑之夢世以其年四十八故稱其用生桑之夢爲切當不知遊岱之魂出河東記常齊休事亦全句也

閩中有習左道者謂之明教亦有明教經甚多刻版摹印妄取道藏中校定官名銜贅其後燒必乳香食必紅葷故二物皆翔貴至有士人宗子輩衆中自言今日赴明教齋予嘗詰之此魔也柰何與之遊則對曰不然男女無別者爲魔男女不親授者爲明教明教遇婦人所作食則不食然嘗得所謂明教經觀之誕謾無可取眞俚俗習妖妄者所爲耳又或指名族士大夫家曰此亦明教也不知信否偶讀徐侍稽神錄云有善魔法者名曰明教則明教亦久矣

道在自脫周孔之外而外之猶者少況能教乎

試問王氏年五十未道之何與

芰菱也今人謂卷荷爲伎荷伎立也卷荷出水面亭亭植立故謂之伎荷或作芰非是白樂天池上早秋詩云荷芰綠參差新收水滿池乃是言荷及菱二物耳

蔡太師作相時衣青道衣謂之太師青出入乘檉頂轎子謂之太師轎子秦太師作相時裹頭巾當面偶作一摺謂之太師錯摺樣第中窻上下及中一二眼作方眼餘作疎櫺謂之太師窻

張魏公有重望建炎以來置左右相多矣而天一目魏公爲張右相丞相帶都督亦數人而天下獨目魏公爲張都督雖夷狄亦然然魏公隆興中再入亦止於右相領都乃知有定數也

東坡絕句云梨花澹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闌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紹興中予在福州見何晉之大著自言嘗從張文潛遊每見文潛哦此詩以爲不可及余按杜牧之有句云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誰此凭闌干東坡固非竊牧之詩者然竟是前人已道之句何文潛愛之深也豈別

有所謂乎聊記之以俟識者

今又謂後三日爲外後日意其俗語耳偶讀唐逸史裴老傳乃有此語裴大曆中人也則此謂亦久矣

嚴州建德縣有崇勝院藏天聖五年内降劄子設道場云皇太后賜銀三十兩皇太妃施錢二十貫皇后施錢十貫朱淑儀施錢五貫有仁廟飛白御書今皆存盍院有僧嘗際眞廟召見賜衣及香燭故也猶可想見祖宗恭儉之盛予在近初不聞迫代歸始知之不及刻石至今爲恨

徐敦立侍郎頗好謔紹興末嘗爲予言栁子厚非國語之作正由平日法國語爲文章看得熟故多見其疵病此俗所謂没前程者也予曰東坡公在嶺外特喜子厚文朝夕不去手與陶淵明並稱二友及北歸與錢濟明書乃痛詆子厚時令斷刑四維貞符詩篇至以爲小人無忌憚者豈亦由朝夕紬繹耶恐是非國語之報敦立爲之抵掌絶倒

蔡攸初以淮康節領相印徽宗賜曲宴因語之曰相公公相子盍是時京爲太師號公相攸即對曰人

主主人翁其善爲諧給如此

白樂天云微月初三夜新蟬第一聲晏元憲云綠樹新蟬第一聲王荆公云去年今日青松路憶似聞蟬第一聲三用而愈工信詩之無窮也

蘇子容詩云起草才多封卷速把麻人衆引聲長蘇子詩云明月白麻傳好語曼聲微繞殿中央盖昔時宣制皆曼延其聲如歌詠之狀張天覺自小鳳拜右揆有旨下閤門令平讀遂爲故事

蔡元長當國時士大夫問執韋往往畫一人戴韋而祭輙指之曰此蔡字也必由其門而進及賣屏事又有畫地上奏樂者曰土上有音童字也其言亦往往有驗及二人者廢則亦無復占得此卦紹興中秦會之專國柄又多畫三人各持禾一束則又指之曰秦字也其言亦頗驗及秦氏既廢亦無復占得此卦矣若以爲妄則紹興中如黑象韋畜書數百冊對人檢之予親見其有三人持禾者在其間亦未易測也

祖宗時有知樞密院及同知簽署之類治平後避諱

改曰簽書政和以後宜者用事輙改內侍省都都知曰知內侍省事都知曰同知內侍省事押班曰簽書內侍省事蓋僭視密院也建炎中始復舊近有道士之行天心法者自結銜曰知天樞院事亦有稱同知簽書者又可一笑也

考工記弓人注云膴亦黏也音職今婦人髮有時爲膏澤所黏必沐乃解者謂之膴正當用此字

司馬侍郎朴陷虜後妾生一子于燕名之曰通國實取蘇武胡婦所生子之名名之而國史不書其家亦諱之

太祖開國雖追尊僖祖以下四廟然惟宣祖昭憲皇后爲大忌忌前一日不坐則太祖初不以僖祖爲始祖可知眞宗初罷宣祖大忌祥符中下詔復之然未嘗議及僖祖則眞宗亦不以僖祖爲始祖可知今乃獨尊僖祖使宋有天下二百四十餘年太祖尚不正東向之位恐禮宮不當久置不議也廟諱與新安樂輯

與興國中靈州貢馬足各有二距其後靈州陷于西戎宣和中燕山府貢馬亦然而北虜之禍遂作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爲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變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隸書乃今眞書趙明誠謂誤以八分爲隸自歐陽公始

太宗時史官張洎等撰太祖史凡太宗聖論及史官采摭之事分爲朱墨書以別之此國史有朱墨本之始也元祐紹聖皆嘗修神宗實錄紹聖所修既成焚元祐舊本有敢私藏者皆立重法久之內侍梁師成家乃有朱墨本以墨書元祐所修朱書紹聖所修稍稍傳於士大夫家紹興初趙相鼎提舉再撰又或以雌黃書之目爲黃本然世罕傳

先太傅慶曆中賜紫章服赴閤門拜賜乃塗金魚袋也豈官品有等差歟

史丞相言高廟嘗臨蘭亭賜壽皇於建邸後有批字云可依此臨五百本來看盒兩宮篤學如此世傳智永寫千文八百本於此可信矣

晉人避其君名猶不避嫌名康帝名岳鄧岳改名嶽事初不避二名太宗時猶有民部李世勣虞世南

皆不避也至高宗即位始改爲户部世南已卒世勣去世字惟名勣或者尚如古卒哭乃諱歟

土建牡丹詩云可憐零落藥牧耿作香燒雖工而格卑東坡用其意云未忍汙泥沙半酥煎落藥超然不同矣

張繼楓橋夜泊詩云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歐陽公嘲之云句則佳矣其如夜半不是打鐘時後人又謂惟蘇州有午夜鐘皆非也按于鄴襄中郎事詩云遠鐘來半夜明月入千家皇甫冉秋夜宿會稽嚴維宅詩云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此豈亦蘇州詩耶恐唐時僧寺自有夜半鐘也京都街鼓今尚廢後生讀唐詩文及街鼓者往往茫然不能知況僧寺夜半鐘乎

宋文安公自禁庭謫鄜時詩云九月一日奉急宣連忙趍至閤門前忽爲典午知何罪謫向鄜州更憮然盞當時謫黜者召至閤門受命乃行也

宋文安公集中有省油燈盞詩今漢嘉有之盞夾燈盞也一端作小竅注清冷水於其中每夕一易之

尋常蓋爲火所灼而燥故速乾此獨不然其省油幾半郡公濟牧漢嘉時數以遺中朝士大夫按文安亦嘗爲玉津令則漢嘉出此物幾三百年矣

裨符中有布衣林虎上書眞廟曰此人姓林名虎必尚怪者也罷遣之宣和中有林虎者賜對徽宗亦異之賜名於虎上加竹然字書初無此字乃自稱塤篪之篪而書名不敢增但篪云

吳中卑薄斸地二三尺輒見水予頃在南鄭見一軍校火山軍人也言火山之南地尤枯瘠鋤钁所及烈焰應手湧出故以火山名軍尤爲異也

楚語曰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睿廣也其治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荆公嘗摘取睿廣二字入表語中蔡京爲翰林學士議神宗謚因力主睿廣二字而忘其出楚語也范彝叟折之曰此楚語所載先帝言必稱堯舜今乃捨六經而以楚語爲尊號可乎京遂屈韓丞相師朴亦云睿廣但可作僧法名耳時亦以爲名言

今人謂具州爲甘陵吉州爲廬陵常州爲毗陵峽州

可謂之嚴瀨

爲夷陵皆自其地名也惟嚴州有嚴光釣瀨名嚴陵瀨嚴陵乃其姓字瀨是釣處若謂之嚴瀨尚可今俗乃謂之謂陵殊可笑也

唐質肅公參禪得法於浮山遠禪師嘗作贈僧詩云今日是重陽勞師訪野堂相逢又無語籬下菊花黃 庵方松子顏工菊花

今人謂娶婦爲索婦古語也孫權欲爲子索關羽女袁術欲爲子索呂布女皆見三國志

元豐間有俞充者謟事中官王中正中正每極口稱之一日充死中正輒侍神廟言充非獨吏事過人遠甚參禪亦超然悟今談笑而終略無疾恙上亦稱歎以與中官李舜舉舜舉素敢言對曰以臣觀之止是猝死耳人重其直

中官由來不敢移注記事誤

古所謂路寢猶今言正廳也故諸侯將薨必遷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非惟不瀆亦以絕婦寺矯命之禍也近世乃謂死死於堂奧爲終於正寢誤矣前輩墓誌之類數數有之皆非也黃魯直詩云公虛采蘋宮行樂在小寢按魯僖公薨于小寢杜預

謂小寢夫人寢也魯直亦習於近世謂堂爲正寢故以小寢爲妾媵所居耳不然既云虛采蘋宮又云在小寢何耶

王黼作相其子閎乎作待制造朝財十四歲都人目爲胡孫待制

晉人所謂見何次道令人欲傾家釀猶云欲傾竭家貲以釀酒飲之也故魯直云欲傾家以繼酌韓文公借以作簟詩云有賣直欲傾家貲王平父謝先大父贈簟詩亦云傾家何計效韓公皆得晉人本意至朱行中舍人有句云相逢盡欲傾家釀久客誰能散橐金用家釀對橐金非也

錢勰字穆范祖禹字淳皆一字交友以其難呼故增父字非其本也

錢穆父風姿甚美有九子都下九子母祠作一巾紵美丈夫坐於西偏俗以爲九子母之夫故都下謂穆父爲九子母夫東坡贈詩云九子僉君門戶壯盆戲之也

保壽禪師作臨濟塔銘云師受黃檗印可尋抵河北

墨君和本居
考定盛切王
鎔鞠居和八元

鎮州城東臨滹沱河側小院住持名臨濟其後墨君和太尉於城中捨宅爲寺亦以臨濟爲名墨君和名見唐書及五代史其事甚詳近見呂元直丞相燕魏錄載眞定安業坊臨濟院乃昭憲皇太后故宅按保壽與臨濟乃師弟子不應有誤豈所謂臨濟院者又嘗遷徒耶

謝任伯參政在西掖草蔡太師謫散官制大爲士大夫所稱其數京之罪曰列聖詒謀之憲度掃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耕鋤略盡其語出於張文潛論唐明皇曰太宗之法度廢革略盡貞觀之風俗變壞無餘也

呂進伯作考古圖云古彈棋局狀如香爐盒謂其中隆起也李義山詩云玉作彈棋局中心亦不平今人多不能解以進伯之說觀之則粗可見然恨其藝之不傳也魏文帝善彈棋不復用指第以手巾角拂之有客自謂絕藝及召見但低首以葛巾角拂之文帝不能及也此說今尤不可解矣大名龍興寺佛殿有魏宮玉石彈棋局上有黃初中刻字

南部新書 載日休西黃巢兩段

政和中取入禁中。

昭德諸晁謂壻爲借倩之倩。云近世方訛爲倩聘之倩。予幼小不能叩所出至今悔之

紹聖元符之間有馬從一者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衆迎謁漕一見怒甚即叱之曰聞汝不職本欲按汝何以不亟去尚敢來見我耶從一皇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亦有司馬氏乎從一荅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

初盦誤認爲溫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但稱監南京排岸而已傳者皆以爲笑

蔡太師父準葬臨平山山爲駞形術家謂駞負重則行故作塔於駞峯而其墓以錢塘江爲水越之秦望山爲案可謂雄矣然富貴既極一旦喪敗幾於覆族至今不能振俗師之不可信如此

該聞錄言皮日休陷黃巢爲翰林學士巢敗被誅今唐書取其事按尹師魯作大理寺丞皮子良墓誌稱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依錢氏官太

常博士贈禮部尚書祖光業爲吳越丞相父瑛爲元帥府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東據此則日休未嘗陷賊爲其翰林學士被誅也光業見吳越備史頗詳孫使客在仁廟時仕亦通顯乃知小說繆妄無所不有師魯文章傳世且剛直有守非欺後世者可信不疑也故予表而出之爲襲美雪謗於泉下

鄒忠公夢徽廟賜以筆作詩記之未幾疾不起說者謂筆與畢同音盆杜牧夢改名畢之類

唐小說載李紓侍郎罵負販者云頭錢價奴兵頭錢猶言一錢也故都俗語云千錢精神頭錢賣亦此意云

楊朴處士詩云數箇胡皴徹骨乾一壺村酒膠去聲牙

酸南楚新聞亦云一樸氊根數十皴盤中猶自有紅鱗不知皴何物疑是餅餌之屬

白樂天寄裴晉公詩云聞說風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時王禹玉送文太師詩云精神如破貝州時用白語而加工信乎善用事也

此書曾於易平陸氏見遇已蒙手校本惜未借對一過萬歷間吳江劉氏有刻本云是其先恭肅公所抄又經錢乙父再校然亦此亦無大相遠云焯

義門批校此本舊藏今流轉已屬市肆得一校批評多而校之少非所望也屆左用紫朱二筆[illegible]今此[illegible]不一少辨以藍色見之甲寅[illegible]

老學庵筆記 十卷終